徐氏筆精　一之二

漢書門
九七〇二號類
七二函
七架
四冊

内閣文庫
漢
九七〇二號
三〇七函
一七二
四冊

雜家
五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02
冊數 4 (1)
函號 307 172

307-17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徐氏筆精序

文家四部曰經史子集而總之以經爲的易書詩儀禮周禮語孟孝經經而經者也春秋史而經者也曲禮左氏公穀傳而經者也爾雅訓而經者也道德南華子而經離騷賦而經子經之餘也騷詩之餘也九流十家稗官璅語偏記小部子與史之餘也經載道史紀事子之理遜經而事或因史若夫理外之乾坤事中之今古則集聞益其未備故釋經與傳註參體辯史與贊

林氏藏書
淺草文庫

評齋行詮文與叙引共紀班氏所謂使遇明主
折衷輔拂悉股肱之材此徐與公筆精之所爲
作也與公蒍伯氏惟和狎主三山社筆耕心織
盡抽二酉之藏竹夕花時足當四面之畝而書
淫至老不衰異聞必識秘簡必摻即破産典衣
不恡當其意所賞會或胸有獨照往往劄記掌
録紛紛綸綸績久成帙因友人鄧道協函寄留
都余得披而卒業焉復爲排纘倫次臚列區分
爲卷者十爲類者三十有八義例略倣葉嗣忠

海録孫李昭示兒編以便觀覽蓋是編出經入
史而獨詳於詩詩自三百篇以迨我
明亡不品題而櫛比之而記載後先一以世代
爲序其闡繹聖眞可訂注疏之謬其揚抗韻語
可維風雅之衰其擿幽隱可備丹陽之鈔其蒐
遺佚可裨河東之篋其剖析疑訛可决石渠之
同異其知古知今識大識小可膏菁藻可扶風
敎可廣諮諏可長意智允矣學海之津梁秇林
之芳潤豈與夫六官五略忽近遺遠齊諧夷堅

弄詠弔詭者哉余竊怪今之詞人不宗六經而乞靈於僞子不信正史而拾瀋於野譚不考古博物而餖飣於流俗惡札小才偏見其所爲詩文集亦解裙襦掇舍珠安所得五經笥而腹之第七車行秘書而問之余次茲編必首易通蓋亦尊經之意且以垂老之年獲此瓌寶手持口誦喜荷共并亦何忍爲帳中秘亟授道協以公同好道協倏捐賓客而邵觀察肇復授之梓與公它著述甚富有鼇峰集南思受司徒序而傳之茲編以筆精名則本江文通別賦中語亦子類云

崇禎四年歳在重光協洽一陽月中澣白門寓公董君中書於朝爽閣

徐氏筆精序

予友徐興公所著筆精殫列突奥剖折同異多攟前哲所未發允為後進指南丁卯歲友人鄧道協参軍事於陪京篋笥以行為温陵董明主先生所編定俾之剞劂繞繕寫而道協已遠朝露矣遂不克竟云予浪跡金陵獲從明主游談及其事亟搜舊藁得之梓人恐其日久湮滅也捐金以成之會工竣明主令予為弁數言余謝曰有先生在安車詹〻者為興公亟要明主曰

不然聊以志吾兩人之苦心云爾予惟古今騷人韻士嘯詠之餘有所著述要以原本於經史發揮其義例間有獨得足破千古之疑不妨躬自翻駁揭以示人即趙漢晉唐宋諸儒商搉一堂未嘗不首服心折乃邊見小儒横口雌張輒謂遵王之制日抱訓詁沾沾不脱不知國家功令未嘗錮人於向學之途奈何哉童習白紛達則迷藏乎天下窮亦矇瞽其子孫其若風教運會何予識不逮興公而鈎異之癖則同學不逮明立而慕古之心不遠謬意博士家不得於朝而日取古人陳迹講求而折衷之未必無補於盛明之萬一也興公一布衣名譟天下予安足取重倘附明立之後庶幾藉以不朽也夫

崇禎壬申歲冬月

前進士行人尚書文部郎參知西川行省兩淛觀察使友弟邵捷春撰

徐氏筆精卷一

晉安徐𤊹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温陵黄居中明立編次

易通凡九十一則

夫易廣矣大矣泥章句不可言易考亭夫子作本義後世説易者鏤於肺腸而不能蕩滌局於識也余世學易專其門獨余偃蹇不售其所學間有臆見及覽諸書有同異不符朱

氏吉者輒筆之以資談柄弗敢聞於人兒子
陸欲取觀余哄而匿之且戒曰而有之易非
世儒之易也余之哄且匿者有深思焉童子
何知萬暦甲辰夏日書於鼇峰之讀易園

潛龍勿用

徐氏曰乾初一畫有初九潛龍勿用之象故聖
人係之以潛龍勿用之辭朱子分潛龍為象勿
用為占似支離決裂如九二見龍在田亦是一
氣語坤之六二有占無象是其證也

天行健

胡安定曰天形蒼然二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
故曰天行健人身小天地上有天關下有地軸
若能廻天關轉地軸上下往來一息一周天矣
君子自強不息欲吾身內運轉如天之行健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婁東張元蒙曰孔子發明曰陽在下也陽氣潛
藏在下者非有時而在上也卽在上者常在下
也潛藏者非有時而發用也卽發用者常潛藏

也、此聖人退藏於密、老子書皆主此、故曰、猶龍
一雲從龍風從虎
楊氏愼曰、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
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
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
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
也、猶蟻從必雨、乃雨氣感蟻、蜥蜴聚必雹、乃雹
氣感蜥蜴、謂蟻能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
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
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徐氏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承順天、夫人之
元氣藏於腹、猶萬物之藏於坤、神入氣中、猶天
氣降而至地、氣與神合、猶地道而承天、天地以
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生藥、太玄經云、藏心於
淵、美厥靈根、參同契云、恒順地理、承天布宣、本
易旨也、
必有餘慶

黄氏震曰慶當作平聲與下文狭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豊兌凡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

黄中

徐氏曰坤為腹故太玄以坤為黄宮黄宮即黄庭也黄屬土而在中又曰黄中艮卦行其庭即黄庭也道書解極玄與宋儒釋之浅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楊氏曰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禄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

利用刑人

張氏鼎思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三原王氏曰利用刑人刑即書所謂扑作教刑學記稱夏楚二物是也責之以警其怠惰

使之從教。程傳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昏蒙之
桎梏也。若痛懲有甚於擊蒙似拷訊罪者、非發
蒙之道也。

需于沙、衍在中也。

楊氏曰、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
地名有鄗衍、衍々之文亦承需沙為義也。孟喜易
文辭作需於沙衍

天與水違行

張氏曰、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先儒謂天在上水
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
者天西旋水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訟也。

或錫之鞶帶

張氏曰、鞶帶、命服之飾、章盧吳氏以為革帶、所
以繫鞸繫佩、凡命服先束革帶、乃加大帶、禮曰、
男鞶革、即此帶也。先儒就以鞶帶為大帶、葢未
詳耳

大人

黄氏曰、程云尊嚴之稱、朱云長老之稱、丈者黍

侖尺引之積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為正故
名男子為丈夫尊翁嫗為丈人此說亦可補諸
說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為丈人

　　毒天下之民

徐氏曰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民而民從之朱子
注毒害也凡有害於民則民弗從許慎説文毒
音篤訓生厚也從生毋會意𡹙音獨傷害也從
草毒諧音二字聲音訓義皆有分別

　　風行天上

陳潛室曰風行天上似無蓄聚之理何以謂之
小畜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為風矣而止行于
天之上是猶有物止蓄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
之小

　　輿說輻

吳草廬曰輿說輻與大畜九二輿說輹同殊不
知大畜小畜義異安得以為同一輹哉蓋輻伏
菟也在軸之上承輿者車不行則脫之大畜陽
能自止欲不行則說輻也小畜則陽與陰爭有

傷於輻而說之不得行也則轄主於不欲行亦
有辯耳
有所疑
張氏曰君子征去有所疑也疑舊作礙謂畜道
已成抗陽之時也陰抗陽如小人害君子其征
路必為布置阻礙動則不利君子安得行乎礙
且與韻叶
其旋元吉
萬氏曰旋字上連視履恐是旋踵之旋

苞桑
張氏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
為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盖古人
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
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
綴蔬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簪
猗覺寮曰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
集也謂朋來之速子義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

林鶚以簪為冠簪之簪古冠有笄不謂之簪々後人所名彌言為是

澤中有雷

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于兌之時也

不事王侯

焦氏竑曰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々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為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鄉黨朋友非惡于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為卿曾子曰吾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為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雷電噬嗑

黄氏曰程朱諸家皆言于卦合云電雷今云雷電者字相類而誤惟鄒氏謂象亦云雷電合而

章不必以是疑經文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
將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
主電者雷之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
主在聲雷電非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言雷電
合而章語意絶好經文未必誤也

噬乾胏得金矢

徐氏曰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
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
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
必思其毒于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張氏鳳翼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是言
人君禮聘賢才令光生丘園也宋王敬弘奏云
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即是此意
但聘賢之禮貴其厚而戔戔其薄者以陰性吝
嗇故耳然禮賢自是盛典故終可以得吉

以杞苞瓜

蔡節齋曰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太之杞

苞在地之瓜惟當自畜其德以待之其有隕墜
乃出於天非人所能為也楊氏曰太玄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
苞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慈溪黄氏曰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
至商旅皆以安静為事此説諸家未之及也盖
若不如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主人
矣

何天之衢
長洲張氏曰何梁武帝作荷負也王延壽魯靈
光殿賦云直荷天衢以元亨程子曰天之衢亨
誤加何字朱子曰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
讃之也俞玉吾集説引晦叔王氏曰荷當作行
以上四説均于易有裨而晦叔王氏似尤簡明

過渉滅頂凶无咎
張氏鳳翼曰大過辭云過渉滅頂凶无咎趙温
與李権書謂一為過再為渉三而弗改則滅其
頂凶可見无咎云者盖言無所歸咎如易所謂

又誰咎也本義與比義殊

遇坎有酒

徐氏曰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需九五需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困九二困于酒食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告戒其象見于易三爻皆陽剛制之〻意也

坎不盈祇既平

張氏曰祇既平祇鄭作坻水渚也詩究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后進九五坎之陽流而不盈適平于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

離麗也

黃氏曰古說皆以為附愚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有華麗氣象不特言附着而已

咸其脢

徐氏曰古註云脢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背肉之

説起于程朱

肥遯

焦氏竑曰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蜚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同譌為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焦氏之説本姚西溪叢語

大壯則止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曰止非其象矣止葢上字之誤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陽退諸家之説紛〻多牽合無取也

晋如鼫鼠

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〻大也二三四五艮象鼠九陽為大鼠本草指為螻蛄項本菴以土狗言皆非

箕子

陸氏深曰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荄滋非商箕子也賓蜀人

晋晝明夷昧

晋晝明夷誅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為昧得反對之義關子明曰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明夷亦昧也昧不明益傷之也孫奕本此

風自火出

潛室陳氏曰風自火出何以謂之家人猶言風化自内出也火文明之德夫〻婦〻父〻子〻夫〻兄〻弟〻即内文明之象一家之風化由嚴明中來所以一卦多尚嚴明

馬為曳

其于馬也為曳郭氏雍曰馬字誤當作其于輿也為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輿有曳而馬無曳也

位正當也

毛晃曰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
也

黽弗克違

徐氏曰程傳云或益之一句十朋之一句黽弗
克違郎書云黽從之意

莧陸夬〻

徐氏曰夬卦九五莧陸夬〻稽致莧誤作莧朱
子注莧即馬藍莧按許氏說文莧音還山羊細
角者象山羊蝸角形寬字諧其音易傳澤天夬
爲兌〻爲羊見關朗易傳

莧陸

顏氏玩詞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
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爲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
爀按說文莧山羊細角也從兔足莧聲讀若丸
莧字從卝徐鍇按本草注莧羊似麢羊角有文
俗作羱
學齋佔嗶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
曰夬〻以莧陸爲一草至馬鄭曰莧陸商陸也

以莧陸為一物宋衷云莧〻菜也陸商陸也虞
云莧蕢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為二至注疏正義
乃引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
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為一
惟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為二終
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說余因謂釋經莫若
爾雅為正且祖因証之爾雅疏草部云蕢赤莧
釋曰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也又曰遂
薚釋曰藥草商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莧陸一名
商陸之說則莧自莧陸自陸莧為菜陸為草其
為二物明甚宋謂之菜虞謂之蕢董謂之人莧
二家之說得之矣

革亨

徐氏曰革聚也民富物阜財力有餘之時也革
則亨矣経文原有亨字解之未嘗不通本義以
亨字衍文豈以彖文不及亨字乎太拘矣

用大牲

太蒼陸氏曰萃卦用大牲吉大牲者坤為衆為

牛〻乃牲之大者以革時而有此象如其象而
用之可也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徐氏曰二以剛處困無酒食以施惠困于酒食
之少也乃朱紱之貴卒然而來困吝不足可知
已利用亨祀乃利用禴之意薄祭只可羞鬼神
而已豈可以奉王公也哉
　困于赤紱
徐氏曰困之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乾鑿度曰文
王在諸侯之位上困于紂也天子三公九卿朱
紱諸侯赤紱
　利用祭祀
徐氏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謂明雖困于人而
幽可感于神豈以人不能知而鬼獨知之乎孔
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于時乃與天
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張元蒙曰以木為器汲水而上井之象君子法

井之象制為井田使民服田力穡勤勞于下供給乎上勸其相助不敢惰農自安亦井養而不窮也卦以養人為義象以使民交相養之義

井收勿幕

徐氏曰井收者井口之曰亦一井之體收于此也掘井及泉渫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于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于内井收者所以禦惡于外收以禦惡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

已日乃孚

張氏曰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卽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讀如音矣蓋其義亦止是耳唯朱子發讀為戊已之已洪适曰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曰或誤作已音紀日何如瑩曰豈惟此也雖作已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已然後庚々者革也故

已日乃孚循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数極則変之而陰于是為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変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説云

豹變

君子豹變言變而為豹也楊子曰狸變則豹所謂豹變大人虎變言変而為虎也楊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変

厲薰心

學齋佔畢曰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巽嵒序引頗取之予近詳觀則皆漢晋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稍的切于玄弼之上宜乎自詭以夢春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今易作薰心而李本作閽心且引虞翻注曰限腰帯處也坎為腰五來之三坎為心厲危也艮為閽閽守門人坎盗動門故厲閽心古閽作薰字馬因言熏灼其心未聞以坎水熏灼人也荀氏以熏為勳或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鼎

祚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爲說非後人之
所及又于鼎卦鼎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
皆觀繫辭而獨于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
言象也尤爲有理余又按艮爲閽寺乃易繫辭
說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

上九鴻漸于陸

徐氏曰注疏皆言于陸漢儒無釋逵字之說唐
陸羽筮得此爻因以爲名爲字何程子臆改之
後朱子依之後人習而不察也者謂以韻讀之
則鴻漸于干小子屬亦謂之協韻可乎

歸妹以須

本義曰須女之賤者未竟其說嘗考之天官書
須女四星陸氏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此取
象之意也漢上之說亦然

帝乙歸妹

王氏應麟曰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
京房載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
侯無以天子之貴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

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張説鄎國公主銘亦曰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在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説不同正義皆畧之

楊慎曰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刑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皆経之説也后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経其幹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悪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録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徐氏曰爋按乾鑿度云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歸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也孔子曰成湯至帝乙自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録質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恩絶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乾鑿度與京氏合湯名帝

九無疑矣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徐氏曰王弼注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此説既不失経旨且明徹本義疑賢字衍釋経亡視漢儒為烈矣唐郭京周易挙正云俗字上脱一風字良是

史巫紛若

徐氏曰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也巽在床下卑之極矣惟用于史巫則吉視史之言紛

然而多故巽其究為躁卦

渙王居

萬氏曰此爻渙汗大號之下又曰渙王居者故再提卦名渙字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

豚魚吉

張氏曰中孚豚魚吉豚魚先儒皆以為二物朱子以為無知之物則一物耳按呉草廬曰豚魚澤中之物似豬俗謂江豚澤將風則浮出水面

有南風則口南向有北風則口北向舟人稱為風信其說是也言誠信能如豚魚則誠能動物吉之道也

我有好爵

徐氏曰中孚九二好爵當是好雀孟子為叢敺爵漢改元神爵可證古之爵字中孚卦爻皆取象于禽獸豚魚吉有他不燕鳴鶴在陰我有好爵馬匹亡翰音登于天

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焦氏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相觀而善謂之縻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〻牛纆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摩屬之說為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劘。(劘)與摩通漢賈山傳自下劘上注音摩屬也劘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禴祭

王氏曰漢郊祀志引西陳之禴祭顔師古注瀹煮新菜以祭蓋以瀹為禴王輔嗣云禴祭之薄

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亦與顔
注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曳其輪濡其尾

徐氏曰乾鑿度文王下呂九尾見注云文王師呂
尚遂致九尾狐瑞謂濱俱載而歸既濟初九曳
其輪濡其尾當是文王事也三爻則引高宗伐
鬼方事

濡其首

徐氏曰未濟上九以剛明處天下之事可以濟
矣雖飲酒宴樂信乎其無灾咎也故曰有孚于
飲酒无咎若懷其宴安沉湎無度則又將入于
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失之也故曰濡其首
有孚失是本義如狐之涉水本文無狐字

剝床

徐氏曰剝卦初六剝床以足六二剝床以辨朱
子注辨床榦也出何故典稽攷床乃桄字之誤
按爾雅華中絶謂之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楊氏曰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楊氏曰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戰國策顏蠋云晩食以當肉安歩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靜寧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效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闔闢往來

徐氏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蓋人身之陰陽與天地之陰陽相似若能御呼吸于上下使之周流不息則闔闢往來之妙盡在吾身中矣通則通吾身之闢竅也

游魂為変

林子曰自太虚中来者元神也智慮日長而元神遂化為識神矣故其夢也都従識神而変釋氏四生六道亦従游鬼而変故孔子曰游鬼為変

鬼神情状

徐氏曰神氣聚則物生神氣散則物死又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遊魄降散而為変鬼之歸也

冶容誨淫

楊氏曰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艶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坤為柄

俞氏曰柄當作枘乾性圜轉而曲坤性柄方而直故乾圜坤枘相反也

震為龍

張氏曰説卦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

龍筍爽九家集解兌后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

寡髮

洪景盧曰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月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

君不密

徐氏曰君不密臣不密幾事不密〻者周密也非隱秘也大抵君臣相謀須周詳縝密毋至踈畧滲漏致臣下議其短長也若作隱密則君臣相語之際如神出鬼沒之狀矣豈聖人敎之意哉聖人用心光明無不可對人言與天知者者也

潤之以風雨

張氏曰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也烜之以日月月未嘗烜也楊用脩曰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如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大夫不得造車馬〻不可言造也如此

類者皆是

乾々夬々

王氏曰乾々夬々皆九三重剛也謙々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々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々六二陰居陰也

龍飛虎變

何孟春曰乾九五龍飛之大人龍飛虎變惟有聖德而在天位者當之龍飛堯舜當之虎變湯武當之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矢

黃氏曰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黃中色金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惟晦菴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々說以經說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真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為況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假此為取貨張本已而卽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也耶金矢黃金皆象

也、非真也

洛書方位

焦氏曰、佛典云、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横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于佛書耳、

終朝三拕

楊氏曰、鄭康成古注、褫作拕、鼂以道謂如拕紳之拕、益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帯、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拕之、以誇于人、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

渙奔其机

徐氏曰、机與几同、有所憑依之象、俗誤為机、非也

公用亨于天子

蘇氏曰、亨字不必作享字、亨通也、大有之世、廟堂之上、通為一體、四海之衆、通為一家、為公者豈無所以上通于君乎、古稱群后肆朝、敷奏以言、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此則人臣所以通于君

者也

除戎器戒不虞

蘇氏濬曰萃之時任武不可忘武亦不可故曰除戎器偃武也其槖弓歸馬之風乎曰戒不虞不忘武也其重門擊柝之備乎朱子以除為修治竊所未解

好遯

蘇氏曰好遯言有所好而遯如論語所謂從吾所好也世人之所好者在富貴功名君子之所好者在性天真境世人逐〻乎世味之內君子悠〻乎世味之外此之謂好遯世也此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如曰有所好而能絶之以遯未免添足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蘇氏曰九四一爻當依本文不宜妄改九四不中不正而處高位如係辭所云者折足失其所以行也覆公餗所謂敗乃公事也形渥王弼曰渥沾濡之貌程子曰赧汗也極是大臣以凉德

取亢位、至天下之事敗壊而不可為何面目立于朝廷、宜其汙出沾背也、朱子以形渥如形剭且曰重刑按周禮剭誅、謂夷三族大臣誤國不應處之極刑非之非矣、

利用賔于王

蘇氏曰用賔非朝覲仕進也、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後成其大有為之君、故利在自重而尚賔、

易取象

易重取象、龍血玄黄、雨于何地、日中見斗、哭于何世、載鬼一車、見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恠何也、取象也、非實也、

經聽凡三十三則

賢賢易色

賢々易色、注、訓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下文事父母能竭其力、語意不類、蓋遇賢人、必極其禮貌以敬之、色指禮貌而言、論語云其次避色、亦指禮貌衰也、色力身信皆自己身上事、一説謂軽易女色而不以為重亦通、

晏平仲

晏嬰謚平仲朱注未詳

儺

鄉人儺朱注儺雖古禮而近于戲非也按月令十二月紀曰命有司大儺高誘注曰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與土牛同義令不戲擊土牛送寒氣而戲儺之導陽氣可乎若以為戲則周公所制之禮孔子所行之事皆背戾矣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正信而好古上律天時者也

負版

鄉黨式負版者注云持邦國圖籍者儀禮注曰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三者惟子為父母用之夫子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俱哀有喪也若曰周禮重民數殊附會矣

賢者七人

賢者辟世與作者七人注疏原作一章朱子分為兩章注云七人者儀封人荷蕢晨門楚狂接

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也、陶潜聖賢群輔録、本漢儒之注而列之、朱子云、不知其誰何、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豈漢晉諸賢之説、盡謬耶、且接辟世章旨尤有原委、別作一章、未敢為然

深厲淺掲

深則厲、淺則掲、掲爾雅曰、帯以上為厲、帯以下為掲、襄子晉陽之師、亦有帯上帯下之説、朱子云以衣渉水、則本注疏、不遵爾雅、

蒲蘆

爾雅云、蒲蘆蜂也、唐敬括蒲蘆賦云、究政化之所歸于蒲蘆、而可見負夭麼之異族云云、全篇以為蜂属也、韓致遶（堯）詩云、窓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蘆、亦言蜂也、朱子引沈存中蒲葦、與爾雅唐賦大異

多助寡助

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也、武帝遣李陵属貳師軍、陵願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德迎李

陵博德亦羞爲陵後武帝所以覆軍敗將此所
謂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者也

仲尼亟稱於水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論語川上之歎或指此歎其他經傳不復再見惟荀子宥坐篇及劉向說苑子貢問大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極詳亦可証亟稱之義

焚廩浚井

萬章述舜完廩浚井一段當時必書載其事觀其措辭命句非春秋戰國之文也萬章引書以問孟子必先代相傳非臆說也

孟子

孟子七篇不曾引易一句似不深於易理者也

帝力

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古本作帝於我有何力哉力字合韻

垂居

陳貞鉉語予云朱注引列女傳關雎未嘗見其
乗居而匹處者惧也淮南子關雎興於鳥而君
子美之為其雌雄不乖居也乗居宜作乖居於
義尤得

芑杞有三種

薄言采芑菜也豊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梁
粟也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
梓杞也集于苞杞隱有杞桋枸檵也

荼有三種

誰謂荼苦〻菜也有女如荼茅莠也以薅荼蓼
陸草也

百穀

楊泉物理論曰稲梁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
之實助穀各二十為四十共名百谷詩曰播厥
百谷非漫無所指也

淫奔詩

有女懐春吉士誘之又云毋使尨也吠儼然寫
出淫奔之態小序乃曰悪無禮也而詩意愈晦

矣淫奔之詩何處無之寧獨鄭衛哉

笙詩

詩南陔以下六篇有其聲而亡其辭亡非亡失之亡乃無也宋人辯之不啻數千百言總之於亡字未嘗深味也

相鼠

埤雅云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正謂此也今有人家見鼠作拱揖狀遂以為妖是未識相鼠之性耳

鳧雁

鳧雁常以晨飛故詩曰明星有爛弋鳧與雁

宗法不行

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注云為之君為之宗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春秋哀公四年晋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傳云楚司馬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宗法自夏商至周末猶行秦漢而下無聞矣不知廢于何時也

文質

商尚質周尚文古語也然商頌繁而周頌簡何哉

周正辯

古今周正之辯紛々不一温陵陳元齡引六経語孟最為明白辯曰周正建子六経闕如也其紛々藉以為三正迭建者皆漢以後諸儒之記傳也如尚書大傳如史記如獨斷如元命苞如孔叢子如後漢書皆穿鑿附會以周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八寸為律中黄鍾是也若其他則承訛而襲舛者也如晋董巳如宋邵堯夫朱元晦以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丑而日月五星廼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是也又其他則随聲而附和者也如程伊川春王正月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胡文定夏時冠周月劉和夫王正迭建不止三代是也皆於口授之餘以疑傳疑而未嘗於載籍之中以信考信曰懸遠而日支離故竟千古而莫决也吾以為詳

周之故者莫備於六經六經令犂然在也當商
周之際而未嘗一及改朔之事即細搜博致而
無從一徵建子之實其非建子可知也且不特
此也六經之中其記時日月者亦不為少然徵
之建子而無所可徵至按之建寅則無一而非
夏正其非建子而為建寅又可知也夫六經莫
先於書書〻之陳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謂
二至也建子而春冬而秋夏矣二至其何以稱
之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以風盡偃言電

夏令也周之秋五六月禾方出土安得大熟而
盡偃之此書證也絓書莫若詩詩〻之陳豳風也
七月終篇無一而非夏時朱元晦以為追述公
劉后稷似也然詩作於周亦周時之云耳強而
附於夏無論周公不出此其如生今反古何也
小雅采薇諸詩勞還卒還役之詩也今年春暮
行而其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〻又曰采薇采
薇〻亦剛止其非建子之春暮矣明年夏代者
至復留備秋故其詩曰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日

月陽止至適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故其詩曰今我來歸雨雪霏〻今我來思雨雪載途又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其非建子之秋春與十一月矣此詩證也六月詩曰六月棲〻戎車既飭十月詩曰爗〻震電不寧不令爗皆以建寅言也不然周之六月何以犯司馬法而曰當夏興師且八月雷未收聲何不寧而不令也又如四月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萋萋百卉具腓冬日烈〻飄風發〻小明之二月

初吉載離寒暑臣工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節節参看其為建寅皆無容置一喙者此又詩證也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魯史魯之歷周歷也隠三年左氏傳云夏四月鄭祭足率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明乎其夏時之夏秋也以為周四月夏之二月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麥禾其何從取之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傳云書失時也必夏之三月而後建辰月而後雨雪以為大異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而

麥未及下種可云無麥取耶此春證也僖五年八
月甲午晉圍上陽問於卜偃對曰童謡云丙之
晨龍尾伏辰鶉之賁〻天策焞〻火中成軍虢賁
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
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旦而鶉火中夏之九十
月交非建子之九十月交也甲午至丙子四十
三日正十月朔日也十五年秦伐晉卜徒父筮
曰歳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才實落才亡其
為夏之令也徵矣二十一年夏大旱焚巫尫杜

書陽注云周之夏二三四月旱不為災焚巫尫
災極也周不災而夏災也成二年二月無氷傳
云啟而無也建子而二之日鑿氷冲〻何以啟
氷耶十六年正月雨木氷傳云寒過節也以為
過節則夏之正而非周之正又明矣此又春秋
證也大戴禮之夏小正夫子之所謂吾得夏時
者也戴記之月令所謂周時者也今觀月令之
歳月日時星中辰次與小正有以異乎無以異
而以為夏寅而周子何也周禮五官俱以正月

之吉始和布令於邦國都鄙非寅正而正月之
吉其安能以始和延若遂大夫正歲而簡稼器
修稼政也媒氏中春而令會男女也黨正四時
孟月之吉而讀法也其何非夏令也又如旅師
周粟而春頒而秋斂也山虞而仲冬斬陽木仲
夏斬陰木也籥章中春擊土鼓以迎暑中秋迎
寒亦如之司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挈壺氏
及冬則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也又何時而
為周令也此又禮證也魯點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孟子曰春者耕而補不足秋者斂而助不給
非夏正也而暮春何以春服既成而浴沂風舞
雩當秋而斂可省而助不給也又曰七八月之
間旱則苗槁矣夏之七八月之間苗豈其盡穫
而無可槁而元晦必以為周五六也豳風云十
月穫稻又云十月納禾稼〻以十月登場去前
七八月之間尚有兩月此時苗正望雨之時一
不雨而槁甚矣而必強而附之五六月何也歲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正於農隙之時

以平治道塗而必以為周之十一十二月信如
所言則築場圃納禾稼之時而勞之以脩造橋
梁不其病民而虐用之豈所為先王之制耶凡
此皆載在六経語孟當時朝廷之所以作事民
間之所以興作與夫聖賢之所以刪定里巷之
所以歌謡自上及下自周初至戰國人経数十
代書傳数百年細々捜索無一不合於夏正不
知何故而為三正之説而後人隨聲逐影至於
夫子脩春秋如春王正月正叔康侯求之而不

得其說而一以為夏時冠周月一以為夫子自
行天子之事支離穿鑿遂至厚誣吾夫子也或
曰胡文定曰前乎周者改年而不改月如伊訓
元祀冬十有二月三祀冬十有二月此何以稱
也曰商之十二月厪見此二年耳他無所考也
彼凡事書年而偶及月若必以此為建丑定案
則周書中之惟三月亦再見二月五月十有二
年六月亦数見幾何不以周之建二三五六月
為歳首耶曰左氏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昭二十

年二月日南至此又何說也曰此與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頻食所謂司歷過也失置閏之故也日月無連月頻食之理以失閏亂書夫子因而筆之而無從正定左氏正月南至之說正為是也至二十年二月則益荒矣今用夏正未有十二月冬至者郎以為建子而二月廼南至此其為失閏無疑然亦左氏傳之夫子未嘗筆之經也左氏出於西漢之末其為魯魚附會不可知然以左質左而為夏正十之九獨二至以失閏而偶不合耳夫吾何知周正吾知有六經語孟而已

徐氏筆精卷二

晉安徐𤊹興公譔輯
同里邵捷春肇復訂定
温陵黃居中明立編次

詩原 凡十七則

古詩有本

古樂府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杜甫聽猿實下三聲淚本此梁簡文採蓮渡頭擬黄河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郎今欲渡緣何事

如此風波不可行本此古辭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李賀沙浦走魚白石郎本此古辭陳孔驕赭白陸郎乘斑騅李賀陸郎去矣乘斑騅本此唐人作詩必熟讀樂府諸作能化舊為新時々見筆端不為蹈襲

對鳳垂龍

賈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有對鳳垂龍玉鏡臺謝朓咏鏡臺詩云對鏡懸清冰垂龍掛明月事實本此

風雅

屈宋之文出于風韓柳之文出于雅風者動也雅者常也如曾點之言志似風三子之言志似雅伯奇之履霜操似風閔子之失紉語似雅柳詩多似風韓詩多似雅太白風多于雅子美雅多于風至于義山飛卿雖本國風然篇々入鄭衛之響矣

繐帳馬策

魏武令銅雀臺施六尺床下繐帳陸機文曰悼

繐帳之濵漢至謝朓詩云繐帷飄井幹張正見
詩云曲罷繐帷空乃易帳為帷左傳秦繞朝贈
士會以策李白詩云臨行將贈繞朝鞭乃易策
為鞭葢帳即帷策即鞭古今更端用之不嫌杜
撰

阿䩭回

樂府有阿濫堆名曰阿䩭回李白司馬將軍歌
羌笛横吹阿䩭回是也

釣竿

古今注云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濵為漁者其
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輙歌之後司馬相如
作釣竿詩故卓文君白頭吟云竹竿何嫋〻魚
尾何簁〻正引伯常子事以諷相如非漫無所
指也

如花似乳

梁張率對酒詩云如花良可貴似乳更甘珍言
酒之香如花色如乳也孝経緯曰酒者乳也乳
字本此

春畫

春畫之設其來久矣張衡詩云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儼然閨房秘戲之像徐陵與周弘讓書云歸來天日得肆閒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虚盡軒皇之圖勢雖復考槃在阿不為獨宿全用張語至于俯仰升降則逼真房中之術矣豈曰列圖已哉

東鄰棗

庾肩吾云池通西舍之流窓映東鄰之棗杜子美詩堂前剥棗任西鄰用庾語耳

別賦

鮑照升天行云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江淹別賦暫遊萬里少別千年襲其語也

祖陶句

陶詩云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唐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又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

葉落知天下秋王百谷云此地人家無玉曆梅花開處是新年皆從陶詩變化也

茅山僧林和靖

茅山老僧詩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傍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移居林和靖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為橋小結廬二作頗相類然皆蹈襲唐陳羽呉融二絶也羽詩云雖有柴門長不關古烟高木共身閒猶嫌住近人知處現欲移居入遠山呉融云石臼山頭有一僧朝無香積夜無燈近嫌俗客知蹤跡擬向中峯斷石層

宿酲中酒

詩云憂心如酲徐幹情詩云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酲唐人下第詩云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本此

六朝詩似唐

六朝人詩與唐迥別然有句法類唐者如朔風

動秋草遶馬有歸心亂流趨正紀孤嶼媚中川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銅陵映碧澗石實瀉紅泉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秋河曙耿〻寒渚夜蒼〻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實開盛唐之門戸也

蹈襲古句

晉羊球西楼賦畫棟浮細〻之輕雲朱栱温濛濛之飛雨王勃滕王閣則襲為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也杜甫陽城郡王新楼又襲為碧窓宿霧濛〻濕朱栱浮雲細〻輕也唐人多讀古賦往〻變化而用之若勃序一篇蹈襲甚多前人拔出不獨落霞秋水而已

唐詩蹈襲

唐詩往〻蹈襲六朝人語句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則梁武帝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也郎士元暮蟬不可聽秋葉豈堪聞則吳均落葉思紛〻蟬聲猶可聞也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則庾信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

中也杜甫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則何遜薄
雲岩際出孤月波中上也

滕王閣序

王勃滕王閣序云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
丹下臨無地乃襲王中頭陀寺碑云層軒延袤
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不獨落霞秋
水襲庾信也

詩話凡四十則

犀渠

鮑照白紵歌象牀瑶席鎮犀渠鎮壓席之物即
今之鎮子也古者坐必席地以鎮石壓其四角
恐捲動不安犀渠即硨磲也梁昭明將進酒宜
城溢渠盌中山浮羽危渠盌亦車渠也

獨漉

傳玄有獨漉篇注云一作獨禄晉歌為鹿字古
通用也不知何義汲冢周書王會篇有獨鹿是
獸名

歲肢

梁武帝江南弄舞春心臨歲腴歲腴未詳所出似指豐年而言

博山爐

古詞楊叛兒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博山爐上有蓋如山形香烟纏。(繞)不相離也

鐵床

古詞長檣鐵床子鐵床者以鐵為轆轤而拘帆者故下句云布帆阿那起阿那二字又狀布帆因轆轤而動之意

破瓜

古詞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容故尚好夫破瓜時春也芙蓉凌霜秋也春時色美故使郎顛倒矣而秋時亦不見其不美也

望羊

文王操五神運精合謀房兮興我之業望羊來兮按竹書紀年武王駢叢望羊望羊言目如羊之望視五星聚房亦是當時事此文王望武王克商之意

孔子學琴於師襄有曰黯而黑頎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為此鄭侯升秕言解曰按釋名望佯陽也言陽氣在上擧頭高似若望之然也

緑沈

緑沈本于杜詩古今辯之多矣筆叢引援極詳曰緑沈者緑色深也或用鐵或用竹或用瓜或用漆或用筆或用弓弦或用屛風或用扇非專指一物也

三彭

道家説三尸即三彭謂彭琚彭質彭矯也唐詩守庚申之説本此

輞川詩

摩詰輞川詩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注皆未分明蓋輞川舊為宋之問別業摩詰後改為莊此兩句蓋指之問而言昔人即之問也余嘗質陳幼孺深然之

艇板

古樂府暫泊千渚磯歡不下艇板艇板郎今上
岸透板也刻本誤作廷板非

弓蛇弩蛇

漢應郴為汲縣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
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
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晉樂廣嘗有親客曰
前蒙賜酒杯中有蛇郎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
有角弓畫作蛇廣復置酒曰復有所見否客曰
如初廣告之故沉疴頓愈二事絶相類梁簡文
詩云沉痾類弩影杜子美詩云弩影落杯中皆
用宣事

金盌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曰甲帳
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杜詩早時
金盌出人間注杜者謂欲避玉魚故改作金皿
為掩護耳金玉兩物安可通用耶焦氏筆乘載
盧充金盌事足破諸注之妄

柿蒂綾

杭州古有柿蔕綾白樂天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蔕元張翥詩云為織春袍柿蔕綾樂天自注云柿蔕花者尤佳施肩吾詩云朝織蒲萄綾不知出於何地

鶴雲

易緯立春雲如白鶴唐魏徵郊祀樂章云鶴雲旦起言青帝也

衣夜襞帷晝空

王勃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幃晝未空意謂衣夜當襞而不襞帷晝當空而不空其淫樂之易晝夜也今本作晝不襞夜未空澹然無味矣

走竿九劍

走竿九劍之戲古已有之至宋齊尤盛何承天詩云脩標多巧捷九劍亦入神標竿也九劍能縮劍成九而復伸之也今倭國有軟刀亦九劍之遺制

馬飾

鐵裲襠鐵鉅鉾鏤渠鞍皆馬上飾鞍之具符融

云斉着鐵裲襠又云斉着鐵釭鉾徐陵云雕鞍
名錂渠々車渠也

雲箛枸簴

梁雅樂歌云雲箛清引枸簴高懸皆樂器也

略彴

略彴橫木橋也陸龜蒙詩頭經略彴冠微亜腰
揷笭箸帯蠹類蘇子瞻詩略彴橫秋水浮屠揷
暮烟

鱗

風吹水上紋如魚鱗郭璞詩閶闔西南來潜波
渙鱗起言兒為閶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
也若認鱗為魚則索然無味矣

撲朔撲渥

撲朔兎走也木蘭辭雄兎脚撲朔又作撲渥束
坡詩寒窓暖足來撲渥

日三竿

今作詩者用日三竿按斉書天文志永明五年
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其色黄赤暈三竿之說

本北

串眉

美女鞶眉額痕成串、梁簡文詩云、長嚬串翠眉

僑裝

客裝一曰僑裝鮑照云、僑裝多闕絶、旅服少裁縫、

井如六愽

楊用修云、二十八宿井星形似六愽乃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余按陳謝燮詩云、井公能六箸玉女解投壺、周王褒詩云、誰能攬六愽還當訪井公、按神異経云、穆天子東征、與井公愽三日不決、井公指人也、用修語、想別有據

狄香

外國香曰狄香、張衡詩云、灑掃清枕席、鞮分以狄香

玉衡

張正見雞詩云、蜀郡隨金馬、天津應玉衡、按春秋緯、玉衡星精散為雞、

雲母箱
周王褒詩、高箱照雲母
勞劍
劍屡殺人曰勞劍、唐鮑溶詩云、開弓失月影、勞
劍無龍光、勞劍、即勞薪之例
軒帆
謝惠連詩、軒帆遡遥路、軒帆即車舟也
羅塵
羅塵、羅襪之塵也、顧野王艶歌行、羅塵咲洛妃、

又云、豈知洛渚羅塵歩、新奇可愛
單情
今人有單相思雙相思之語、不知梁宮人包明
月者、作前溪歌云、單情何時雙、古人已先得矣
薤葉簟
薤葉簟紋之細如薤葉也、陸龜蒙詩云、小簟風
來薤葉涼、
砂床
陸龜蒙云、自拂烟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床、

按五溪蠻地産丹砂石之不碎而砂附其上者
名砂床見宋輔溪蠻叢咲

委蛇

詩羔羊曰委蛇離騷曰載雲旗之委蛇二一本作
逶迤一本作逶移劉向九嘆曰遵江之逶移張
衡西京賦曰聲淸暢而蝼蛇孫綽天台賦曰路
威夷而脩通潘安仁金谷詩曰峻坂路威夷漢
書作逶蛇樂郊詩有水出逶夷盖聲同而字屢
變不妨通用惟韓退之石鼓歌蛇字叶陀

音耶

蒼䓍一曰昔耶梁王僧孺詩云夜風吹熠燿朝
光照昔耶又南方草木狀素馨花一名昔耶茗

烽

唐邊塞未嘗置驛以烽計程張說云黑山烽外
陣雲開迴樂烽前沙似雪可證岑参云苜蓿烽
邊逢立春戎昱云山頭烽子聲呌烽子守烽聲
辛也

外奨

謝靈運詩云、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奬、江淹詩云、得失非外奬、言內有所樂、非外人所能勸奬也、

噫嘻吁

蜀人見物驚異必曰噫嘻吁、李白蜀道難用方言也、古文未見此三語耳

更點

唐更漏二十五點、故云二十五聲秋點長、宋減初更二點五更二點、本朝依之、

詩訂凡三十七則

南叶心韻

南字古叶心韻、詩經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漢鏡歌、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蘇頲幼稱捷悟、避裴談諱誦枯樹賦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々漢陰、何不押心字韻以誦之以叶江潯之句乎、

甯音

甯古韻叶平聲、與沈韻庚青通用、漢郊祀歌云、

穰々復正直往甯馮鷦切和疏寫平

疆場

疆場左傳讀易韻陳後主馬草報疆場叶陽韻
唐人多叶陽亦失攷耳

車字協韻

車叶魚又叶麻常昭曰古無居音自漢以來始
有也然易睽卦先張之弧後脫之弧見豕負塗
載鬼一車已協居韻矣

櫓字誤

古詞張罾不得魚不櫓罾不歸櫓字恐是魚字
之誤各本俱作櫓于義不暢

岫

爾雅曰山有穴曰岫陶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
是也謝玄暉云窓中列遠岫徐季海云孤岫龜
形在皆誤用耳後世畫以岫為峯去爾雅遠矣

白苧舞

古辭晉白苧舞歌分作三首々章用兩韻至晉首
世方昌樂未央意盡矣質如輕雲色如銀另是

一首豈當初編次之誤遂相沿襲耶

伯奇稱考

尹伯奇履霜操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按父没則稱考子奇投河而死吉甫尚在此必後人述之之作也

騎吹鼓吹

古樂府騎吹鼓吹曲有分別列殿庭者名鼓吹從行者名騎吹

木蘭辭

木蘭辭女子代父從征之作也中有可汗大點兵之句按後魏太武帝時蠕〻始自號伊利可汗則是辭當是晉以後人所作也或者疑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四句如唐人詩遂以為唐人偽為之者不知齊梁如此句甚多也如玉珂鳴戦馬金距闘場雞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絶漠衝風急交河夜月明等句不類唐人句法耶如當窓理雲鬢掛鏡貼花黄大類齊梁口吻予謂此辭出齊梁作

者無疑

崔顥李白

崔顥黄鶴楼詩古今絶倡首起四句渾然短歌句法也李白鳳凰臺效之聲調亦似歌行今人槩收入律恐未必當唐人律格甚嚴漢陽樹對鸚鵡洲青天外對白鷺洲謂之歌體則自然謂之律體則還就矣

匡山

子美憶李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来趙子常及諸注皆謂其指廬山五老峯而言也唯修可引白墓在蜀之彰明有大小匡山白讀書于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非潯陽之廬山也余謂以指蜀之匡山為是蓋甫時在蜀而憶白之在夜郎故云歸来若是廬山則来字無着落而讀書處又無實事矣

高適學詩

史言高適五十始學為詩辯者以為不然予觀子美云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曰老曰新則

適學詩之遲可見矣

樊川別集

杜牧樊川集語多猥濫惟別集句調新清宋姚西溪以別集為許渾詩言之有據且今世許集傳本多鬱林詩蓋渾曾至鬱林也杜牧未有粤西之行而別集忽有松牌出象州之句似可證非牧詩然其中又有寄許渾并華堂今日綺筵開詩乃牧之作然疑信相半千載而下莫能為之分別也

天馬歌

李白天馬歌馬之形態悉備儼然相馬經也中云白雲在天丘陵遠崔巍鹽車上峻坂諸本天字上增一青字遂失句讀

相思子

筆叢謂唐人骰子近方寸凡四點當加緋者或篏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也愚按嶺南閩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

相思子毎一樹結子数斛非即紅豆也惟和兄
子夜歌云紅豆落深坑到底相思子亦沿襲温
語之誤

紀

鄉雲歌鄉雲爛兮禮漫〻兮禮字乃紀字之誤
紀似礼又誤作禮失之遠矣紀紛也注云都〻
紛〻即紀字之義見宋書樂志人皆未攷耳

康浪

寗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滄當作康斉有康浪
水見一統志滄浪楚水也

剔叢纖

仙人鄭思遠常騎彪故人許隠叢痛求治鄭拔
彪鬚及熱挿叢間即愈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
叢纖一枚以寄兄所謂纖者疑是此類趙子昂
老態詩云食肉先尋剔叢纖今皆作籤、

詩題誤

郎士元送南史云雨餘深巷静獨酌送残春車
馬雖嫌僻鶯花不厭貧虫聲粘户網鼠跡印床

塵偕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通篇全非送別語
諸選本俱相仍未有考其本題者

葉想衣裳

太白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蔡端明曾書此
詩作葉想衣裳刘后村以為落筆之誤非也盖
端明書不苟作況首字安得有誤然細味之葉
想衣裳固自與牡丹穩帖差勝雲字豈端明得
正本而後世反誤耶

雲霄一羽毛

杜甫詠諸葛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
羽毛虞伯生注云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
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出萬
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郷先
輩謝大司農漢甫詹言云雖三分割據未伸其
籌策而萬古雲霄長瞻其羽毛羽毛猶言羽儀
也二說予猶有疑焉予謂武侯三分割據之籌
策其功甚大然以武侯視之不過萬古雲霄之
上一羽毛耳言視如此大功輕若鴻毛也

歸期無奈何

子美遊何將軍山林六首末首起句云遠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趙注云自叙客懷謂所以忽不愜者由未有歸期也真類説夢耳蓋子美前五首倶述何氏山林之勝故末首云遠意忽不愜將別何氏而歸真無奈何耳故頭聯云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尚有戀〻之意結句云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全首倶是眷戀山林之想若作自叙客懷思歸故郷大無意味矣

杜律虞注

杜律虞註楊文貞作序疑其不出伯生之手然實京口張性伯成所著也性亦元進士後世借伯生之名以行予家有張刻古本名杜律演義世罕知也謝司農公嘗言使琉球時見彼國讀書無經而以杜律虞註當之是以燕石寶少陵也今其註具存若鶯啼修竹不知為梁孝之園犬吠白雲不知為淮南之宅宗臣之贊不知為蕭何頻繁之表不知為庾亮如意不知為王戎

下耩不知為桓虞仗鉞不知為宰資褰帷不知
為賈琮斷石不知為峽長流不知為江胡語不
知有老子自寬不知有栄期息機不知有馬援
如泥不知有周澤髙門不知有鮑宣郫筒不知
有李商隠行路難不知有袁山松烏皮几不知
有謝玄暉與夫窮愁之本於四離獨夜之本於
七哀紀紛之本於賈誼法側之本於沈約真源
之本于昭明青龍之本于葛陂朱栱之本于西
棲伯仲之本于典論指揮之本于漢書莫打鴨

之本于古曲欲敎鋤之本于卜居芰荷之本于
離騷蕙葉之本于孔雀賦悲壯之本于漁陽撾
奉引之本于聖公傳袈裟之本于四分律甚者
金盌泥于玉盌步檐訛為步蟾軍儲自供未稽
府兵之制洞門對雪莫詧掖垣之規髙葉忽雲
石之光打鼓昧發船之節芋栗忘其椽實諸天
遺乎內典栮黄三寸莫憶義康之豪鵬碍九天
弗紀楚文之異則其渉於蕪陋也滋甚曾謂聞
人之注有是乎勘按張本編次與虞本大異而

中訓詁張簡而虞繁必後人以張之舊稿稍增益之僞爲伯生所註益伯生位極人臣而張宦不達故耳元吳伯慶有挽張伯成詩云何處重逢説別時斯文千載盡交期學慚知己先登早生愧同庚後死遲箋疏空今傳杜律誌銘誰與繼唐碑寡妻弱子將焉託節傳遺文只益悲楊文貞素以博洽聞又去元季未遠序文猶未能决其非虞筆宜乎愈久而愈誤也

冬青行

楊真伽發諸陵骨義士唐珏林景熙收而瘞之後人紛々不知爲唐爲林李西涯云唐義士林義士千載傳疑定誰是陶九成輟耕録云唐收者諸陵骨林收者高孝兩陵骨故林詩中有雙匣之語皆拘方之見也夫當時發掘陵寢二義士協力收瘞共賦冬青行三首以紀其事是以唐林二集俱載九成謂林詩誤入於唐集尤拘泥也今諸誌以冬青行三首分爲兩人所作予未敢謂信史耳

華清宮詩

杜常華清宮詩云行盡江南数十程暁風残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連用二風字瞿宗吉詩話云向見一善本作暁乗残月入華清殊覺氣味深長

驅鴈

謝田可廷讃云王右丞出塞第三句暮雲空磧時驅馬又句玉靶角弓珠勒馬重一馬字按鮑照詩秋霜暁驅鴈又北風驅鴈天雨霜又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鴈千里飛雲然則右丞句為驅鴈無疑矣田可此辯足破千古之疑

郎士元詩

毎讀郎士元月在上方諸品静心持半偈萬縁空末句又云此心期與故人同重一心字且費解偶見馮元成執海洞酌云於朱太史家見宋本此心作他時於義了然是以書貴古本也

鼉鼓

鼉鳴如鼓其数應更江淮人以鼉鼓為鼉更夏

小正剥鼉為鼓鼉介屬皮不可冐鼓漢儒傳會其説耳鼉鼉鼓郎蛙鼓之例唐李賀詩云吹龍笛擊鼉鼓後人皆襲用之然詩曰鼉鼓逢〻蒙瞍奏公則又似可為鼓者

木葉城

木葉城在今遼東之地沈雲卿古意九月寒風催木葉是也後人改為下葉誤矣

右丞詩

右丞詩送水定侵香案濕魏禹卿辯云定水送侵又桃源面〻絶風塵陳可棟辯云桃源西面對郴市南頭皆破千古疑案

面皮鬆

賀知章回鄉詩云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鬆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今本俱作鬢毛衰非唐韻矣近覩侯鯖録始知是面皮鬆〻多鬚也

唐詩誤字

鄧泰素語予曰嘗見古本唐詩滿樹枇杷冬着

花満樹作満寺近與單車向洛陽近與作匹馬
昨夜微霜初渡河昨夜作乍夜驛路西連漢畤
平驛路作驛樹二水中分白鷺洲二水作一水
細味自得也焦弱侯筆乘云疎松影落空壇靜
細草春香小洞幽春香作香生的對況又有砧
聲近報漢宮秋之句豈當復着春字耶
溶〻雨　董云北西廂月色溶〻夜豈亦雨耶
世傳晏元獻詩梨花院落溶〻月柳絮池塘淡
淡風為警句然溶〻水流貌月不得名溶〻乎

嘗病之近閱吳處厚青箱雜記云梨花院落溶
溶雨始知月者後人改之雨字自妙
　淵明采菊詩
沈啟南咏淵明采菊云典午河山已不支先生
歸去自嫌遲寄奴蔓草無容地慳剩黄花一兩
籬見石田集陳眉公秘笈以為王行作誤也
　銅鞮伯氏
鄭繼之野興詩末云年來混迹漁樵下况有銅
鞮伯氏風按春秋晋叔向其兄銅鞮伯華匿德

藏光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仲尼稱之曰多聞内植進退兩尊繼之銅鞮句用伯華車耳向見鄭詩刻本疑其用白銅鞮故車改為習氏夫題曰野興用伯氏固宜改曰習氏不惟失作者本意而于題旨句法不相符矣板本未更因筆而出之以俟知者

草堂詩餘

宋人選詩餘名曰草堂楊用修強為之解曰李白有草堂集詩餘中有憶秦娥菩薩蠻二闋為百代詞曲之祖故名草堂殊牽合附會今世此書盛行人〻傳誦然知其説者蓋寡矣胡元瑞稱博洽亦未釋然于此

詩碇 凡六則

西園詩塵

張維誠西園詩塵云易象迷微法鄰比興書辭專暢式用賦物春秋借儆義本風刺三禮莊鳴體類雅頌匪謂六籍同歸於詩秪緣六義觸處皆是不先窮経而以別才別趣之説自蓋者究

竟與此道何涉又云五言古莫工於漢魏莫盛於晉七言古莫工於初唐莫盛於盛唐五言律莫工於盛唐亦莫盛於盛唐絶句莫工於盛唐莫盛於晩唐獨七言律自盛而工至我明而始盛又云世謂作詩勿入唐以後事自五代入明事物人羣之變不知幾許而謂盡不堪入詩料此詞家習談實秇林之積蠹又云宋三百年間名卿碩儒高士踔絶諸代製作纍々豈無篇句可追踪往昔流布来茲者一稱宋詩竟從抹殺既未目睹且不耳聆相率唾棄真可淨可怪右數段皆發前哲之所未發實論詩之金針也今人乍占四聲郎自負曰詩有別才不窺四部而欲横行秇苑試取維誠詩塵讀之

詩道之敝

屠田叔詩談云近時崇尚甫解之手輙便咿啞稍習聲偶遽壽棗梨人靡不握管城以擒詩々無不丐玄晏而為序詩道崇尚無過今日清風轂響亦無過此時

沈韻

屠綿真云天下事有最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一東與二冬六魚與七虞之屬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経及漢魏古詩斑斑可攷豈盡謬至約始改正耶約呉興人局於方言變俗不審宮羽而敢背越聖賢變亂千古後世遵之如聖経百代而不敢易此甚不可曉也約本齊臣更事梁武禪代之詔出約手後夢齊和帝引刀断舌乃上章于天謂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天可欺手古文人最濫得名者此人也

賀監湖

賀知章乞鑑湖歸老時年八十餘矣其詩曰少小離鄕老大回鄕音難改鬢毛衰児童相見不相識咲問客從何處来夫少小仕宦至於児童不相識貪戀禄位亦已久矣及將歸又問明皇乞鑑湖一曲占故鄕之水利推知章之心無一事一息放過後世侈為賢達高尚不已過手蓋當時明皇有詩送之在朝各有贈言後世遂因

之而重亦知章之幸也

趙子昂題陶詩

趙子昂題陶潜歸去來圖云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淵明賦歸来佳處未易言後人多慕之效顰惑媸妍終然不能去俯仰塵埃間斯人真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黄花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窓眠撫巻嘗三嘆世久無此賢觀此詩子昂之慕淵明至矣然身事虜朝貼譏後世信能言而行不遠也

王李劉詩文

屠緯真云讀元美詩如入武庫不勝利鈍讀元美文如覧江海終成大觀讀于鱗詩初喜其雄俊多則厭其雷同若雜一首于衆作之中則矯然特出不翅衆鳥中一蒼隼矣劉子威文深古艱澀驚心聱牙文章如是不妨自成一家詩道必不可爾所謂本性情中宮商被管絃相距萬里矣

徐氏筆精巻二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